

新疆人民出版社

文艺创作办公室编
阿克苏行署文教处

黑·风·暴·



黑 风 暴

新疆阿克苏地区文艺创作室



新疆人民出版社

黑 风 暴

阿克苏地区文艺创作室编

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

(乌鲁木齐市解放路306号)

新疆新华书店发行 新疆新华印刷二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8.75印张

1985年10月第1版 1985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—1,800

统一书号: 10098·240

定价: 1.00元

前 言

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三十周年的时候，我们选编了《黑风暴》一书，作为向自治区三十周年的献礼。

新疆位于祖国的大西北，中间横着一道长达数千公里的天山，把新疆自然地分为南北疆。南疆是一块等待开发的宝地。塔里木盆地就是南疆的腹部。它的西南有昆仑山，北有天山，水利资源极为丰富。由于人口稀少，大片土地荒芜，戈壁风沙是开发南疆的一大障碍。

阿克苏位于塔里木盆地北部，是南疆的交通要道，这里土地肥沃，物产丰富。阿克苏的水稻全国有名，一向有塞外江南之称。长期生活在这里的一部分汉族作家和业余作者，以饱满的政治热情，近几年来写出了大量的文学作品。这些作品大都发表在我们自己办的文学刊物《阿克苏文艺》（即原《塔里木文艺》）上。有些作品被全国报刊选用。这些作品都具有强烈的边疆特色，浓厚的生活气息。《黑风暴》就是从这些作品中精选出来的。它是为您提供边疆风土人情知识的窗口，它真实地反映了南疆各族人民的生活和其与自然作斗争的实况。您若想认识塔里木，了解塔里木，读一读这本书，必定有所收益。

在编辑过程中，我们得到新疆人民出版社的热情支持与帮助，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。

由于我们水平有限，书中难免有错误，诚恳地希望读者批评指正。

阿克苏行署文教处文艺创作办公室

一九八五年九月

目 录

前 言	(1)
-----	-------

小 说

黑风暴	金 鑫 (1)
陆地,就在脚下	梅 儿 (15)
捕鹰者	沈贻炜 (35)
绿绿的水库	刘增力 (48)
冰 湖	王乖明 (64)
新疆人	林 杉 (83)
墙	张风水 (95)
叶尔羌河畔一夜	张宝发 (107)
如果让我再选择	山 子 (119)
闯进心扉的风	哲 生 (138)
长天落霞 (三题)	李好学 (153)
奶 妈	师有山 (164)
一千个人可以作证	肖道纲 (184)
色丹祭	周 非 (198)
第二十三盏路灯	高 虹 (223)

散 文

乌什行	张风水 (227)
-----	-------------

大漠沙行图	云 星 (234)
金银滩	林战青 (240)
冰山行	张根生 (246)
库车河从我梦中流过	王速飞 (254)
人间第一香	静 思 (262)
戈壁花飘香	谢志强 (265)
赞“无名英雄”	孙 修 (267)
烤羊肉	刘国胜 (269)

黑 风 暴

金 鑫

我们考察队在胡杨林中分散踏勘时，遭到了沙漠中可怕的黑风暴的袭击。只见天边由西到东扯起一道灰黄的帷幕，顷刻间，这帷幕覆盖了整个天空。狂风张着大嘴猛扑过来，妄图吞噬一切！几分钟前还纹丝不动的树梢，刹时狂舞起来，发出呜呜的怪叫，象一群受伤的野兽在哀嚎！沙原枯林中的一切，都在被风魔肆意拍打着、搓揉着、撕扯着。沙石纷飞的空间，仿佛是千万只发怒的牦牛在互相扑打、嘶咬！远远看去，绵延的新月形的沙丘竟象风暴中的海浪一样在沸腾翻滚！

我象遨游太空的宇航员一样失去了重心，脚跟离地，被风魔巨掌推着、揉着，在风沙的旋涡里挣扎。一会儿被树枝挂破了衣裤，一会儿被土坑绊倒跌坏了手脚，根本无法控制自己，只能象一个芭蕾舞演员一样踮起脚尖顺着风势跌跌撞撞地乱跑。最后，大风把我送到一棵巨大的胡杨树面前。这是一株两人合抱还搂不过来的大树，可是也在剧烈地摇摆。我的身子随着树身摇晃，就象抱着一棵桅杆颠簸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。起初，太阳还象是泡在浓茶里的蛋黄一般依稀可见，后来连这点朦胧的影子也消失了，使你无法分辨此时到底是白天还是黑夜。我因为极度疲倦，渐渐地在风沙的喧嚣中迷迷糊糊地睡着了。

大风刮了整整两天两夜。第三天中午，当我再一次醒来时，风虽然还在无力地摇动着树枝，但已是强弩之末。我开始观察周围的环境。这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。我不知道自己在大风的席卷下走了多少路程？这里离先前工作的地方有多远？离营地又有多远？我想寻找来时的足迹，然而枉费心机，风沙掩盖了一切，连野兔的脚印也休想看到。我又想到考察队的同伴们，他们现在都在哪儿？附近会不会有？我放开嗓门呼唤：“哎——咳咳咳咳！”可是根本听不到回应的声音。在这空旷荒凉的原始古林中，我的喊声显得那样微弱，如同一根细线在风中颤抖。

我仿佛记得考察队的营地是在东北方向，我辨认了一下方位，开始向东北方向走动。我还存在着一个侥幸心理，或许周围不远处还有被风刮来的考察队员。于是，我一边走一边不间断地用喊声联络。这样走了一段路，忽然传来一阵尖细的呼救声，那声音是从一个沙包上的红柳丛后面发出的。这真使我欣喜若狂，便拔腿向那个沙包奔去。但当我躺着流沙爬上沙包顶时，猛然愣住了：啊，是她？！真见鬼！怎么偏偏碰到了她？我宁肯在这里碰上一只龇开獠牙的野猪，也决不愿碰上她。可是……

此刻，她在离我约两米的地方，眼里露出惊喜的光芒：“……你？”脸上也随即绽开妩媚的笑容。

这笑容是我所熟悉的，过去它曾多少次拨动过我的心弦！而现在，则使我感到厌恶。“美女蛇！”我愤然扭身向来路走去……但刚走几步，我站住了，这样走掉合适么？如果这是在公园或马路上相逢，那么转身走开就是了。可眼下，我们是两个迷路者在荒漠古林中碰到一起，又是在遭受一

场黑风暴的灾难之后前途未卜的情况下，我能把她抛在这里么？不论我是多么恨她，只要看到她就会火冒三丈，但她毕竟还是我的同志呀，而且还是个女同志……咳，老天爷！这一切都是你的安排么？难道你觉得我还痛苦得不够，非要安排这样一个机缘来折磨我吗？

我除了和她同行之外，不可能有另外的选择。我往回走了几步，朝她吼道：“起来，走吧。”她站起来，打了个趔趄，然后拄着一根胡杨木棍一瘸一拐地跟在后边。看样子腿上哪个地方受了伤（后来才知道，她是被大风席卷着奔跑时，一脚踩在沙鼠洞里，左脚扭伤了）。我也不问她，自管自朝前走。我在附近发现了一条干涸的洪水沟，这是若干年前塔里木河未改道时形成的。我记得我们的营地就是扎在一条干洪沟旁边的，那么沿着这条洪沟就一定能找到营地。我一阵高兴，脚下加快了步子……

我和她一前一后，拉开距离，彼此沉默地朝前走着，象一部无声电影中的男女主角。我走一阵便要停下来等她，因为她拄着拐棍，走得很慢。

我饿极了，肠胃象被什么东西翻搅着，产生一阵阵的痉挛。从前天早晨起，肚子里已经五十多个小时没有进过食物了。更要命的是干渴，咽部火辣辣地泛着腥苦的味道，舌头卷一卷都感到很费力。我摇了摇水壶，空空如也，水壶里的水可能早就在风暴中挣扎时漏光了。

我又一次坐在前边等她。看见她一瘸一拐地向我走近，我忽然想起维吾尔民间传说中的一种魔鬼——肉都帕衣。这种魔鬼专门依附在人身上，吸人的血，直到把人的血吸干为止。我简直怀疑她就是这样一种魔鬼，因为自从我平反出狱

那天起，几个月来她始终可恶地纠缠着我……

那天，我拿着“无罪释放证”，背着简单的行李，走出监狱铁门。眼前是一片耀眼的阳光，我那早已习惯于黑暗的感官，承受不了这强光的刺激，顿时头晕目眩。

我弯腰去系鞋带，一个塑料小本从上衣口袋里掉出来，这是公安部门在宣布为我平反时交还给我的，是我两年前被秘密逮捕的“罪证”。上面是丙辰清明前后我回北京探亲时收集的天安门诗抄。我曾悄悄地给女友董春兰看过，我万万没有料到，她竟会以此去邀功请赏。于是，我被扣上参加天安门事件、传播反革命诗词的罪名而关押了两年多。

一辆灰色的小轿车飞驰而来，猛然停在我的面前，车门打开，走下一个年轻女子。我稳了稳缭乱的眼神定睛一看：

“啊，董春兰？！”我出狱后遇到的第一个人竟然是她，真是冤家路窄呀，她到这儿来干什么呢？

“俊……”她竟激动地朝我怀中扑来。

我厌恶地把身子朝旁边一偏，她扑了个空，一闪，差点摔倒。

“你来干什么？”

“我来接你……上车吧。”

哈，说得动听呀，两年前正是由于她告密，我才被“四人帮”的爪牙送进监狱的，今天我平反出狱，又是她坐车来接我，这个狠毒的女人！我冷笑着说：“你倒是有始有终呵！”

她听出我话中的讥讽，怯怯地说：“我是好意……”

好意？哼，一句话勾起了我的怒火，两年来的全部积怨一齐喷泄而出，我举起那个塑料小本说：“你的‘好意’我

已经领教够了！”

看到塑料小本，她象被猛击一棍，身体摇晃了一下：“俊，你听我说……”

我怒吼着打断了她的话：“不要说了，你嘴里的每一个字都浸透了虚伪，永远闭上你的嘴巴吧，不要让你的话弄脏了我的耳朵！”

我背起行李大步走去，背后传来她嚤嚤的哭声……

以后，她又找过我几次，遭到的不是粗暴的顶撞，便是刻毒的挖苦。我对她显出极度的轻蔑，但内心却又陷入一种新的痛苦之中。两年多的铁窗生涯，我已经把她从我的思维中驱逐了出去，现在，她又重新出现在我的面前，不断地引起我对过去的回忆，这等于她在一次次地往我心灵的创口上撒盐末！为了摆脱这可恶的纠缠，我报名参加了这个胡杨林综合考察队，企图在大自然的怀抱里寻求心灵的安宁。可是临出发时，她也出现在考察队的行列里。啊，命运呵，你何以如此残酷地捉弄我？我的心情变得越来越坏，脾气也越来越暴躁……

有一次，我们考察队花了三天的时间，锯倒了一棵古老的胡杨树，察看年轮。

伙伴们都回帐篷休息去了，我还蹲在树旁描摹“年轮图”，满脸的汗珠也顾不上擦。自从参加考察队以来，我只想拼命地工作，借以忘却内心的痛苦。

一条散发着香皂味的手帕从身旁递过来：“擦擦汗吧，休息一会儿。”我转脸一看，又是她！这个女妖又要来纠缠了。哎，假如我会荷马史诗《奥德赛》中的女神刻尔吉的那套巫术，我一定要把她变成一只不会说话的猪。

我横了她一眼，用袖子抹了一把头上的汗，转过脸去，背对着她继续描图。

“我们谈谈……好吗？”

“有什么好谈的！”

“我对不起你，害得你吃了苦头……请你原谅。”

“笑话，你何必要一个劳改释放犯原谅你？！”

“我求你，不要总是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。”

“你想叫我以什么口气来和你说话？我根本就不愿意跟你说话！你走开吧，我恨你！”

“有些事你并不明白……”

“住嘴！你给我滚吧——滚！”我抡起斧子向一棵树枝砍去，咔嚓一声，一根小胳膊粗细的树枝齐齐地断为两截！

她被我狂暴的举动吓呆了，脸色苍白，愣怔了半晌，捂着脸跑开了。

从那以后，她再也不敢来找我，远远地见到我就赶快避开。没想到这一场黑风暴偏偏又把我们俩刮到了一起……

她一瘸一拐地走到我跟前，从口袋里掏出半张饼，闪着畏惧的眼神，好象做错了什么事一样，低声说：“给，你吃吧。”看到她这副神情，我内心深处闪过一丝怜悯，但这种感情转瞬即逝。面对那半张饼，我抑制不住自己的饥饿感，冷冷地说：“谢谢，我不吃。”说罢，并不看她脸，径直朝前走了。

我们在胡杨林中艰苦地跋涉着，步子越来越缓慢。每一步的距离也越来越小，脚下一会儿趟着流沙，一会儿踩着虚浮的碱土，走起来格外吃力。

“蠓蚋”也趁机袭击我们！这些家伙体积非常小，连翅

膀全长不到一毫米，但是却非常讨厌。它们成百个一团一团绕着你飞，脸上、手上、鼻孔、耳朵到处乱钻乱咬，令人穷于应付。我们只得脱下上衣把头包起来。我一边包头一边冲着嗡嗡乱叫的蚊群大骂：“老子遭了难，你们也趁火打劫，简直是一些没心肝的奸细！”说着我瞟了她一眼，她好象被什么螫了一下似地颤了一下，随即低下用衣服裹着的头。

我们的嘴唇起满了白泡，鼻孔开始冒出黑血。我下意识地又去摇动水壶，希望能从里边发出哗哗的水声，这当然只是幻想。

无意中，我在挎包的一个角落里找到一颗水果糖，糖纸上“柠檬”两个字透露着一股清香酸甜的味道。或许是怜悯心支配了我，我竟没有多加考虑把糖一咬两半，半块赠给她，半块丢进自己嘴里，任唾液将它慢慢地溶化。不知为什么，我忽然想起一个场面：一对青年男女举行婚礼，在闹洞房的时候，有人提出要新郎、新娘表演一个节目。他们拿来一颗水果糖，让新娘咬住一端，而让新郎用嘴去咬下另一半。人们以此难为新郎新娘，并趁机戏谑一番。……唉，连我自己也不明白，为什么此时此地，我会产生这样一些荒唐的联想。

太阳象一个巨大的火球悬在头顶，戈壁变成了一个大火炉。现在，我们头脑中每一个意念都是水、水……眼前如果有一条河，我们大概都能把它喝干。

我们开始向荒原上的植物索取水分。我折断一根红柳，用小刀把它削尖，做成一个简单的工具，找到一丛芦苇便在它的根部挖掘起来。为了适应在干旱荒原和沙漠中生长，芦苇的根扎得特别深，也特别长，有的长达数十米。工具的原

始，体力的衰竭，都使我进行这项工作十分艰难。心脏噗通噗通跳得很响、很沉重。嘴张得大大的，仿佛空气不够呼吸。挖一阵就要停下来喘息一阵，这样花了一个多小时，才挖到一小堆芦根。我们用衣襟擦干净上面的泥土，便大嚼起来。

经过芦根的滋润，精神也振作起来。我们就这样一边走一边不断地挖芦根解渴。可是胡杨林变得越来越荒芜，芦苇也渐渐见不到了。于是，我又改拔骆驼刺，它是沙漠之舟骆驼喜欢吃的东西，含有丰富的淀粉。只是它的根水分少，又涩口，咀嚼起来十分困难。现在，我们的胃已经完全麻木了，丧失了饥饿的感觉。但是我知道，为了生存，必须强制自己往胃里塞进一点什么。

后来，连骆驼刺也找不到了，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片完全枯死的胡杨林。

洪沟还在没有尽头地延伸着，太阳已经向西边的地平线上坠落。算起来，我们走了七八个小时了，为什么营地还不见踪影？我估计了一下，无论如何，我们在大风的席卷下，不会走这么远的路呀。

我们走一阵，就要坐下来休息一阵。当我们在一个土坡上歇息了一会儿，准备起身再走时，她却怎么也站不起来了，受伤的左踝骨肿得象发面团一样，一着地就疼得她直咧嘴。她撑着木棍咬着牙站了起来，可是只要一迈动左腿，立刻疼得栽倒在地。她坐在地上，头上冒着豆大的汗珠，脸色苍白，眼里噙着泪水，气得撕扯着自己的头发。现在，除了我背着她走，又能有什么办法呢？

谁知当我蹲在她面前准备背她时，竟遭到她的拒绝。我

不禁火冒三丈！见鬼，如果不是在这种极其特殊的情况下，我会甘心情愿地背你么？不由分说，我把她背起来就走。

本来就感到酸软的两条腿，现在要承受两个人的重量，碱壳地上一踩一个坑，非常吃力。碰到流沙地更糟糕，走一步退半步，每一步都要调动全身每一个细胞的能量。走着走着，脚下晃晃悠悠起来。她在背上央求我把她放下来，我这时连讲话的力气都没有了，只吼了句：“少啰嗦！”便继续艰难地迈着步子。渐渐，我感到有一滴滴湿热的东西落在脖颈上。咳咳，女人哪，干渴成这样，她眼里的水分倒挺多！

我终于支持不住，在一阵天旋地转之后，我和她一起栽倒在一片沙梁上……

世界变得恍惚迷离，意识象断线风筝似地在半空中忽高忽低地飘荡。一会儿似乎觉得有一团团热乎乎的东西从嘴里往胃里流动；一会儿又隐隐听到抽泣声；脸部也感到了人的温热的鼻息。我想睁开眼睛看看究竟，但眼皮竟象沉重的闸门似地，难以开启。手脚也完全不听自己的指挥。我只能静静地躺在那里，下意识地吞咽着嘴里的食物……不知过了多久，我的神志逐渐清醒，眼皮也终于撑开了，我这才惊讶地看到：她跪在我跟前，手里拿着一小块饼子往嘴里送，由于唾液太少，干硬的饼子割得口腔生疼，她的脸痛苦地扭曲着。经过一番艰难的咀嚼，她俯下身来，竟然要嘴对嘴地把食物喂进我的口里，呵，我顿时明白了，原来刚才流进我食道的那一团团温热的东西都是她……

我象被火烫着了似的急忙挣扎着坐起来。她高兴地说：“好了，总算醒过来了，你感到好些了吗？”

“嗯……”我禁不住抬头望了她一眼，她正噙着泪花深

情地望着我，我的心头掀起一股激动的浪潮。呵，眼泪呵眼泪，有人说你是心灵的珍珠，是真的吗？她的眼泪究竟是……唉，我的心乱了！

这一次重新上路之后，她无论如何不再让我背了，我只得架着她走。这样我也并不轻松，喉咙冒火，脊背上却不停地流着冷汗，只有一个信念在支持着我们的腿作机械的运动——快了，快了，马上就会看到营地了。

但是，这个信念很快被粉碎！当我们走到一棵大胡杨树跟前时，我不禁一怔，这里的地形怎么这样熟悉？好象自己来过这个地方。我仔细辨认了一下，原来面前的这棵大胡杨树正是先前自己借以避难的那棵树，周围还印满了自己的脚印。这么说，我们艰苦跋涉了将近十小时，却只是兜了个圈子又回到了原地。可恼的原始古林开了我们一个致命的玩笑，我们迷路了！这是在戈壁沙漠和原始古林中最害怕碰到的事情。我们顿时瘫倒在地上……

夜幕渐渐降临，看来我们只得在这里过夜了。我挣扎着在周围捡了些干柴，又掏出火柴点燃一堆篝火，通红的、明亮的火焰，给我们以生的勇气和温暖。

月亮升起来了。大地披上一层朦胧的轻纱，古林中的一切——沙包、枯树、刺丛……在月光下象一群神秘的精灵。

我想到，也许我们最终将走不出这迷宫而被死神召向天国，变成两具“木乃伊”。那么，我们是否还将带着彼此的仇恨走向另一个世界呢？若干年后，未来的考古学家能从我们的遗体推断出我们的年龄、身份……然而，却永远不会有人知道我们此刻各自的复杂心情。

我瞥了她一眼，呵，沉思中的她在篝火的映照下楚楚动